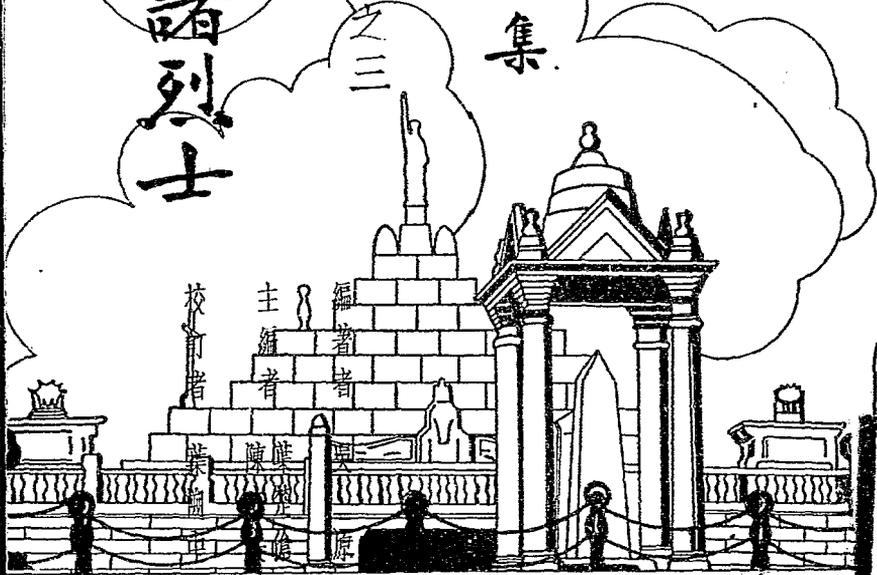


中少年故事集

革命先烈故事集之三

黄花岡諸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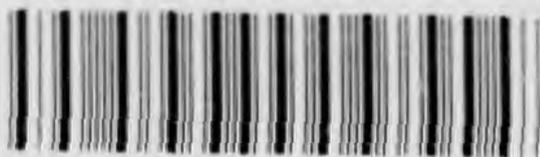
校訂者  
主編者  
編著者  
陳維新  
陳維新  
陳維新  
原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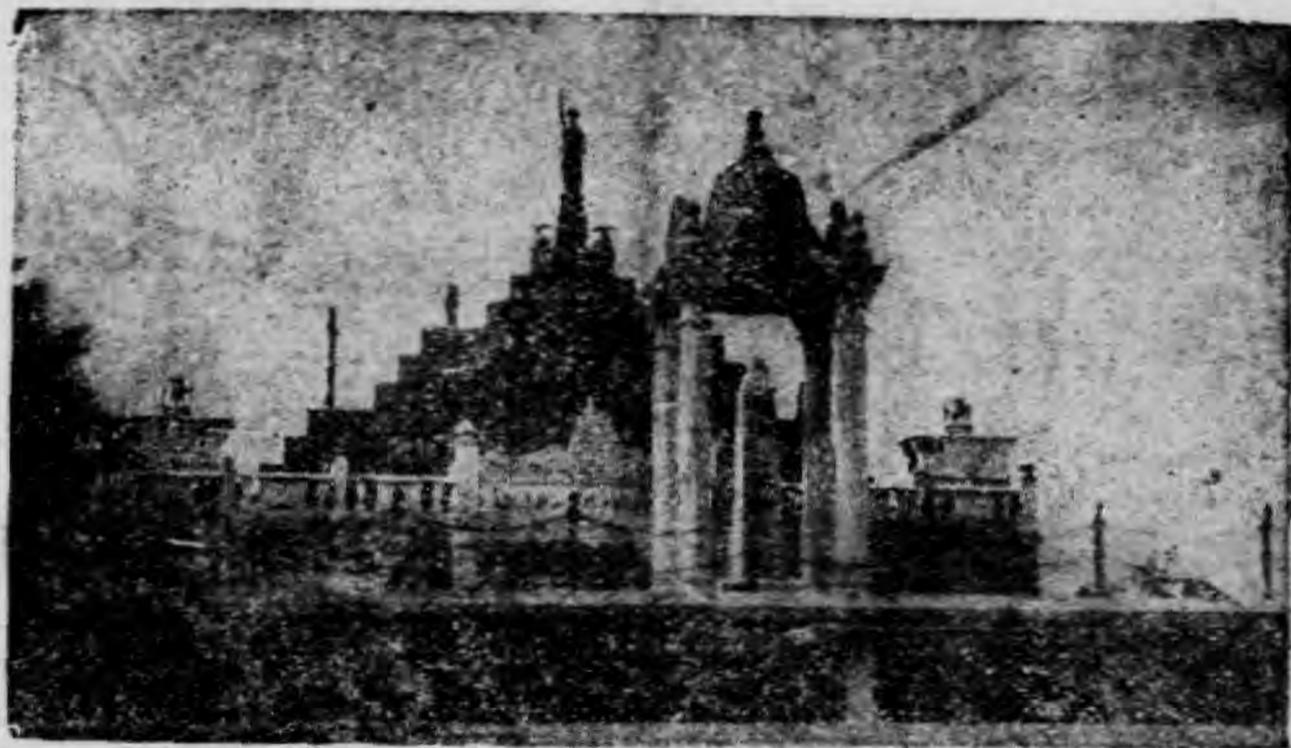
## 正中少年故事集發刊旨趣

兒童少年之讀物，適宜於故事體裁，早為教育界所公認，無待煩言。惟審察坊間所流行之各種兒童讀物，或取材複雜而少系統，或對象模糊不分程度。供給者既無一定方針，需要者亦各隨便披拾，瀏覽一過，不留印象，等於浪費時間，不收實效。本局以為在小學高級時期及初中一二年級學生，與社會接觸之機會漸多，好奇心常受激動，求知慾亦益見發達，在此時期供給讀物，應就生活環境時代需要及學校課程有關係之事物上，採取材料，使觸類旁通。印象較深，獲益自大。查教育部頒佈之小學及初中國語課程標準，均規定略讀一項，選取適當教材或補充讀物，限定時間指導閱讀。故本局編成正中少年故事集第一輯五十冊，提供高級小學及初級中學國語科選材略讀之用。全書以培養民族意識闡發固有文化為主旨，先出中山先生故事集、革命先烈故事集、民族英雄故事集、先賢先烈故事集、中國歷代發明發見故事集，共五集。事出本國，當為少年所常見習聞，理求淺近，可與在校課程相參證。以此為基礎，足以養成未來青年之自信力、自衛力，以進求世界新時代之各種知識，以擔負非常時期之國防責任。此為最饒興趣之讀書法，亦為最經濟之學習法。在國難嚴重期中，本集尚為小學、初中、及各地圖書館、民衆教育館不可不備之優良讀物。

MG  
K820.52  
2



3 1774 935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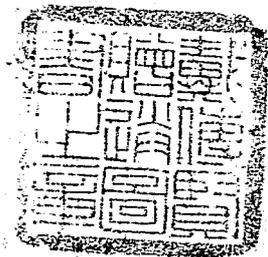


黃 花 崗 烈 士 墓

辛亥（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員在廣州起義，不幸失敗，死了七十多位先烈，埋葬在黃花崗上。當時姓名無從查考，直到民國成立後，才慢慢的考查出就義烈士的姓名。民國十二年，重修墓道，墓前建築一座紀功坊，立了一塊碑石，碑上刊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因此，大家知道黃花崗上的烈士是七十二人。但後來又考查出當年參加起義而就義的，還有五人，（這五人，碑上已經不及刊上去）所以，我們應該知道：黃花崗一役犧牲的先烈是七十人。這裏把七十七位先烈當年的轟轟烈烈的故事細說在後邊。

# 黃花崗諸烈士目次

- 一 不怕死的一羣
- 二 庇能會議
- 三 籌款和設立機關
- 四 密運軍火
- 五 發難會議
- 六 發難日期的變更
- 七 偉大的夜戰
- 八 壯烈的犧牲
- 九 陳英士虎口救同志
- 一〇 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 一 不怕死的一羣

諸位親愛的讀者！在沒有聽到這一篇轟轟烈烈的故事以前，也許你們已經聽到過革命先烈黃克強先生的故事吧？

那我相信你們不會忘掉的，是他那封不到一百個字的絕筆書，它是如此寫着：

『……………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即頌籌安。弟黃興頓首。』

這正是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事。當時一般革命



先進，爲着整個中華民族謀幸福，一心祇求推翻滿清政府，早已把個人生死，置於度外，黃興先生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一員。

同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先烈林覺民先生殉難前，給他夫人的信裏，有這麼幾句：

『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無地無時不可以死！』

他們這一羣，何嘗不知道生命的可貴，以及死的慘痛，和家人父子生離死別的苦味？他們不怕死是因爲他們信仰革命。林覺民先生又說：

『此舉若敗，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的唯一

手段，特畏首不能犧牲而已！」

你們且瞧，這不是他告訴我們，即使預料是失敗的，也得要拚着大好的頭顱，去作死戰？這是爲主義而奮鬥，爲革命而犧牲！由於這一羣先烈的不怕死，便糾正了中國幾千年來偷生怕死，不顧國家民族存亡的劣根性。

如果我們閉着眼睛去想一想，這些偉大的革命者，在當時是抱着如何熱烈的情緒！再，他們能夠說這番痛切的話的人識見又是如何的偉大！換句話講：要不是他們這一羣真個深明大義，碰到這生死關頭，早已抱頭鼠竄了。

他們因爲有信仰，所以有犧牲的決心，這才不畏難，不退縮，勇往直前，在一個信仰和指揮下，終於產生了三月二十九日的空前而悲

壯的一幕！

由於這偉大的一幕，革命空氣緊張起來了。一向在滿清淫威壓迫下的四萬萬同胞們，畢竟也從夢裏驚醒了。同時由他們犧牲精神的感召，果然在當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推倒滿清，產生了可愛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基礎，是這羣有信仰而不怕死的先烈們的頭顱熱血所築成的。

## 二 庇能會議

先烈們所以不怕死，由於信仰革命：革命的主義，革命的領袖。革命的領袖是誰呢？不容我說，你也會知道是孫中山先生——我

們的國父。

國父一生從事革命，在乙酉中法戰敗之後，就發覺了清廷的昏庸，知道非推翻清廷不可。接着甲午中日戰爭發生，他便具體組織了興中會。以後爲了貫徹革命方略的主張，爲了要求革命主義的實現，自乙未年起，至庚戌年止，先後在廣州、惠州、潮州、鎮南關等地方，一共舉事九次，結果都遭失敗。但是國父不屈不撓，失敗九次，並不灰心。當庚戌（民國紀元前二年）廣州新軍一役失敗，國父還在美國的三藩市，聽到這消息，當時就取道檀香山來到庇能（即檳榔嶼）召集同志開會，重行計劃革命的新路線。

以公曆計算，是在一九一〇年的十月十二日，南洋檳榔嶼打銅街一百二十號的國父寓所中，陡然佈滿着一種極其重要而祕密的革命空

氣。在座除國父外，有趙聲、黃興、胡漢民、孫眉以及南洋英屬各埠同志代表，如鄧澤如、黃金慶、吳世榮等人。

當討論再度舉義的計劃，有幾位同志就不免黯然了！因爲自從這第九次的失敗以後，破壞了最精銳的機關，失卻了最便利的地盤。加以廣州新軍因參加革命而被遣散的人很多，他們齊向海外求安插，革命黨同志招待安插，十分困難。那有餘力再去革命？

國父這時就振起了精神，開口安慰着衆人。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氣餒。明白宣示着：『失敗，是革命過程中必有的現象，沒有什麼奇怪，雖然這次把已成熟的軍隊潰散了，確實是一件可惜的事。』

他最後說到了本身：『現在比我以前失敗的時候，要好得多了，如我以前失敗了之後，不但受到經濟上的困難，還要遭全國的人痛罵

呢！這一次，雖說還是失敗，不但沒有人來唾罵，卻還有人代我們嘆息。所以我相信革命能不能成功，由於我們有沒有勇氣。」

經了這段警惕的訓話，各人便又興奮了起來，準備着第十次的奮鬥。接着趙聲就提議，說是如果再舉，一定先要趕快派人帶了幾千元的款子回國，接濟同志，以免分散實力才是。

提起了經濟問題，國父便說：

『財用一層，吾當設法。』

會議的進行是非常的順利，最後就開始討論第十次舉義的地點。討論的結果，舉義的地點還是決定在廣州，因為廣州地位實在非常重要，如果把廣州奪下，那末北出湖南、江西，進佔中原，就勢如破竹。並且在廣州的新軍，還沒有完全遣散，要重行組織也比較容易

些，所以仍舊決定在那裏。

至於發動計劃，仍以軍界爲主幹。不過從前運動的對象，祇限於新軍，這次卻要兼及其他巡防警察，不過警察沒有戰鬥力，防營又從舉辦清鄉以來，不常駐在廣州省城，所以仍是側重新軍。

又爲了新軍有槍少彈，僅有的幾顆子彈，祇夠打靶之用，所以再改定，挑選同志五百人做選鋒！選鋒的任務，是一方面在廣州城裏發難，一面破壞重要的行政機關，佔有了軍械；一方面領導城外各地的新軍同民軍進城。

廣州如果得手，那末決定叫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

一切計劃，就在這一次會議中完全決定。

### 三 籌款和設立機關

庇能會議的席上，還討論到一件事，就是決定先籌戰費十萬元。南洋英屬荷屬各黨員負責一半，其餘向暹羅、安南、美洲方面去籌募，當時在會議席上就捐到八千多塊錢。

會議以後，海外就分頭去籌款，趙聲單身先回香港來，因為庚戌新軍舉義時的機關本在香港，這時還存在，他須回港主持。

國父本打算走南洋各埠去籌款，怎奈荷屬竟不許入境。日本、安南、暹羅，也下了出境令。英屬又因演說籌款，給人家在報上披露了，當地政府也限令出境。國父受盡了拘束，於是離開南洋，轉赴美洲去籌款，並接洽外交。南洋的籌款，改由胡漢民負責。英屬的籌

款，是鄧澤如專任。黃興並親身走往各埠督促。內中有譚德棟、鄭螺生、李孝章一班人奔走勸募，萬分的熱心，所有勸捐的款額，往往超過擬定的數目。

荷屬是由八打威書報社吳偉康等分頭募集，但成績不好，不能足額。暹羅、安南籌到的款子也不多。

美洲先由陳耀恆、黃芸蘇等竭力籌集，等國父親到，款額就特別多起來了。多利有個致公堂，竟然變賣了全部產業，慨然相助。總結下來募到五六萬元，在短短幾天內。

當年十二月中旬，黃興爲了籌款已有辦法，就從南洋返港，進行組織大規模的指揮機關。不久，胡漢民也回來了。其時長江各省及福建、廣西同志，都聚集攏來，於是聯同了趙聲，組織統籌部，總攬一

切的計劃。黃興被舉爲統籌部長，趙聲爲副部長。部內分了八課，是調度、交通、儲備、編制、祕書、出納、調查以及總務。

調度課，是管理運動新舊軍的事件，由姚雨平担任。交通課，是管理江、浙、皖、鄂、湘、桂、滇、閩各路的交通，原來那時長江各省，都已設了革命機關，藉此可以得到聯絡，所以特由趙聲兼任。儲備課，是管理購運器械的事，由胡毅担任。編制課，是管理草定規則的事，由陳炯明担任。胡漢民担任祕書，專掌一切文件。李海雲担任出納，專掌出納財政。

還有調查課，管理伺察敵情，總務課，掌理其他一切雜務，由羅熾揚、洪承點分任。其餘黨員，各本才能，隸屬於各課，共同努力。統籌部總部設在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各課則分設於各機關內。

鑒於從前屢次的失敗，都因一部分被官廳破獲，便牽連到全局；所以這次遂議定辦法：改爲各課事件皆由各課主任人員向總部負責，至於各課內部的事，彼此不相告問，以免萬一某課失事時，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經了這麼一種改革，組織便更其嚴密起來，更其適宜於祕密活動了。

機關成立了，工作隨即發動。派譚人鳳到湖南、湖北；鄭贊臣到浙江、安徽，去聯絡這幾省的下級軍官和兵士，並導引熱心的同志，在廣東集合。那担任聯絡廣西軍官的，是方君瑛、曾醒、嚴驥、李恢等，他們往來香港、桂林間很忙。

在廣州方面，自然也不能沒有機關，但是那裏卻不如香港容易設立了。廣州滿清官吏頒佈了苛細的禁令：民間租屋必定要有鋪保，還

得有眷屬。

但我們不必擔心，雖然困難，然而在廣州所設的機關，卻有二三十處。原來他們是先從開設米店着手，以後租屋就由米店作担保。同志們中間，有着姊妹妻女的，就充做家眷等等。還有女同志們，也假扮着親眷來往。暗中聯絡接洽。

革命的經費源源而來，革命的機關，也在這種掩掩藏藏中，繼續不斷地成立了起來。一切都順利地進行着。

#### 四 密運軍火

在這時候，凡已成立的革命機關，都在門口標着某某公館字樣。同時爲了要運輸槍械，常常又扮着兩家嫁娶的模樣，在富麗堂皇的粧

匱底面，就暗地裏藏着大批軍火。

你說：那不是再危險也沒有的事嗎？是的，很危險；但是忠實的革命者，他們是膽大而心細的，雖然清吏嚴密的防查，卻防查不出他們的祕密。

不過婚嫁的次數總有限，因此他們另想妙法。他們在香港設了一家頭髮公司，廣州城裏設了一家分公司，表面上收買頭髮，暗中却在頭髮箱中裝了軍械。其他或則安放在梳檯、沐櫃和花盆等類的裏面，偷運到省。

說到槍的來源，都是派黨員從國外買來的。日本是黎仲實去的，所買都是駁殼五響手槍、炸藥等類。安南是何呂俠、黃煥兩人去的，以駁殼曲尺居多數。從暹羅運到香港，是由張梅生單獨担任。從日本

運到香港，是林時爽、何天炯、黎仲實等人合力做的。

最初從日本運來有一大批軍械，是託湖南學生周來蘇，用行李帶回。但失了事。原來香港本沒有入口稅，所以船隻進口，沒有搜查，但恰巧有一天，黨人洪承人看到上海的金山船到香港時，海關中人上船檢查，他誤會香港海關也要檢查船隻了，於是就飛奔去告訴黃興，隨即打電報到日本，通知來人注意。這麼一來，周來蘇驚慌了，臨上船特別搭了頭等客位，但仍舊膽戰心驚，他一心注意到本身的安全，在門司海面，把所帶的許多犀利的槍械，一籠腦兒投入大海。豈知到了香港，仍舊沒有檢查呢！這損失實在是最可傷心，因為假使這一批利器收到早一些，也許可以挽救「三二九」的危局呢。

黃興知道周來蘇所帶的火器失了事，便急急由香港到廣州，隨即

把設在香港擺花街的炸彈製造所，也搬到省城。所內主持的人是李應生、李沛基，還有女同志徐宗漢、莊漢翹等。並委託羅錚做彈殼，喻雲紀、方聲洞幫助製造，總共造成炸彈三百顆，專備作發難之用。

然而這時清吏的嚴防，卻是加緊起來了。那是受了溫生才的影響。

原來溫生才也是同盟會會員，他剛從南洋回來，他觀察滿清官吏，覺得兩廣總



像 遺 士 烈 才 生 溫 一 圖

督張鳴岐和駐防將軍孚琦，他們兩個，一個雖爲總督，卻缺乏實力；一個雖有實力，卻庸劣無能，都不放在心上。惟有水師提督叫做李準的，真是狡詐非常。時常和革命黨爲難，破獲革命機關。於是溫生才恨痛李準，決心暗殺，但他並未和任何同志商量。

三月初十那一天，廣州大小清吏到郊外看演飛機，溫生才守在東門外一座茶館內。到了太陽下山，他看到有鳴鑼喝道的來了，又夾走着軍隊，氣勢很盛，他想這是李準無疑了，等到轎到面前，他就舉起手槍，向轎門射擊。隨着「砰」的一聲，轎裏人倒下了。豈知被殺的，並不是李準，却是孚琦。

溫生才當場被捕，自此以後，清兵日夜整隊警備，崗警密佈，到處嚴重檢查。

鄒魯所組織的一種可報，本是黨的特別宣傳機關，受此影響，也被勒令停版。

其時，黨人已逐漸聚集省城，風聲更加緊急。清吏竟準備按戶搜查。黨人們預備在發難時放火用的屋子，一共租有四處，都被迫而遷出。在在給革命黨人進行上阻礙打擊。然而處在這般嚴重的當兒，男女黨員的運械佈置，並沒有存着絲毫畏首畏尾的心，還是爭先拚命，積極進行。

## 五 發難會議

孚琦死後，兩廣總督張鳴岐恐慌萬分，把廣州警備大權統交李準主持。李準便將心腹部隊調集省城，以防萬一。

革命黨方面，其時新軍舊軍都已接洽運動成熟，祇要決定日期，就可發動。——這裏應該把黨人運動軍隊的經過補說幾句：

原來革命黨幹部早就着力於運動軍隊。在民國紀元前六年，新軍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當時那個兩廣總督，因把陸軍中學改爲速成學校，學生不滿，起來反抗，姚雨平那時還在這學校讀書，他就藉此鼓吹革命。不久，姚雨平被革退。但他仍舊會同朱執信等暗集在廣州，聯絡進行。陸軍速成學校、虎門講武堂以及學兵營各校的革命分子，都給他們暗中聯成了一氣。

後來，速成學校和講武堂的學生畢業後，都充當防營官長；學兵營畢業了的，都充當新軍頭目。這麼一來，防營裏，新軍裏，沒有一

處不佈滿了革命的種子。再加趙聲曾經做過新軍標統，又從而提倡，他們的革命思想，越發蓬勃。雖然到了庚戌那次新軍失敗，革命實力損失不少。然而大體上，並沒有重大的變化。

所以庇能會議決定仍舊側重新軍做主力，同時計劃了三種步驟去整理和活動：檢閱舊有的同盟分子，個別告訴他的任務，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調查官兵中間，有革命思想的，叫他加入同盟會。第三步是揀選兵目中比較好的，也介紹他們加入同盟會。

這裏須要特別提出的，就是那時新軍裏有個排長，叫李濟民，幫着運動很起勁。他常常在教課的時候，借題發揮，眼看班裏士兵有着激昂的態度了，馬上就把口袋裏預備的盟單，分發到全班的人，同發講義一樣，囑咐他們加盟入黨。有時候，他藉着野操的名義，帶了兵

士，跑到白雲山頂，那裏沒有閑人，他就坐在中央，講演起革命的理論來，所以他這班裏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是革命健兒。

以上是新軍方面，至於舊軍方面：

防營的運動，起初也注意到首領，以後逐漸注意到下級幹部，以至於士兵，那就是靠着同營中會黨來聯絡。

再講到運動民軍，是由朱執信、胡毅兩人來聯絡的，也是費了幾年的工夫。那時民軍的首領，在番禺有李福林、李雍、李湛、林駒等；在南海有陸領、李錦、黎炳球等；在三水有陸蘭清、陸福；在順德有譚義、鄭江、張炳等若干人。——這次是預定把順德的民軍，集中樂從墟，借着械鬥名義，等待同省城一齊發動，祇要經過佛山，就進攻省城；在番禺的民軍，集中在大水圳附近一帶，來做響應。

其餘海軍方面，是由李海雲担任去聯絡；警察方面，則注意在巡警教練所，教練所所長夏壽華，也是同志，並且學生有三百，槍械又足，很可以利用。

經過五六年的培植，加上這次多方面的活動，廣州以及廣州附近的新舊軍隊，十分之九已有把握。——就是李準調來的所謂親信軍隊中也大半已傾向革命；其中吳宗禹所統的三營，營裏的哨官溫帶雄、張輔臣、范秀山、范錦堃以及哨長羅燦等人，都是預先接洽過的人。照上邊看去，形勢似乎很好，革命黨幹部便依照原定計劃，派遣同志作新舊軍隊的選鋒。選鋒的人數由五百人增加到八百人。這八百人，雖然大半未到齊，已到廣州的卻也不少。

同時，又專派了鄧明德到督署裏去，運動衛隊；葉挺芬去做督署

裏的號房。調兵遣將，分頭做準備的工作。

在省城上游，我們知道，有個惠州，是形勢上所必爭之地，也派了羅熾揚、嚴德明去專管這事。

什麼準備都齊了，在三月十日的朝上，統籌部裏便開發難會議，準備發動。

會議的結果，是決定三月十五日發難，分着十路進攻。十路的分配是：黃興帶領南洋同福建兩省同志，約有一百人，攻兩廣總督署。趙聲帶領一百人，是安徽、江蘇的同志，去攻李準水師提督衙門。徐維揚、莫紀彭帶領北江同志一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同胡毅。帶領一枝民軍，還有東江同志一百多人，專門防截旗滿界，并占領歸德門和北門的兩個城樓。黃俠毅、梁起兩人，帶領東莞的同志一百人，

攻警察署，廣中協署，還兼守大南門。姚雨平帶領一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東門，並且引導在燕塘的新軍入城。李文甫帶領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的軍械局。張鏡波、洪承點、羅仲霍各帶五十人，分別去佔龍王廟，以及毀壞電信局。

以外再派放火委員，到旗界去另租九處房子，都在重要的地段。準備在臨時同時起火，擾動敵人的軍心。

發難的計劃已一一決定，祇等選鋒齊來，軍費匯到，軍火運集，就可如期爆發。

## 六 發難日期的變更

發難的日期，不是決定了嗎？

不錯！卻是因爲下列四個原因，就不能如期實行了。

第一，美洲的匯款沒有到齊，荷屬的一萬五千塊錢，到三月二十才到。第二，所有的槍械，從日本、安南買的，多數也還沒有運到。前面說過，周來蘇運回最早的大批軍械，偏偏丟在海裏，有了利器趕不到用。第三，溫生才刺死了孚琦，清吏特別戒嚴，如果不待防範稍爲鬆懈的時候，也不易着手。第四，各路選鋒也未能全數趕到。有此種種，不得不延期了。

然而這時又來了一個驚人消息，聲說新軍在四月初，有二標要退伍。這次發難，新軍是做主幹的，如果退了伍，怎辦呢！這時在省裏同志，都是愁眉不展，躊躇着這發難的日期。末了總算大家又決定了三月二十八日那天。但在二十五日，黃興從香港來到，他預算日本、

安南的軍械，在二十八日才能運到。運到後還待分配，所以就展緩。但如果過於遲緩，不獨新軍退伍了，就是機關的祕密，也將不能保了，再則，經費問題，也不能夠支持下去。爲此種種，終究決定了，在三月二十九日。我們記好，是三月二十九日。

黃興進省以後，黨人留在香港的還有，本來預定在二十七、二十八兩天，全部到省城來。然而當二十六日那天，黃興看看形勢不對，風聲太緊，便拍個電報給留在香港的胡漢民和趙聲，說『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意思要他們緩來。

到了二十七日，恰巧李準又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因之黨人胡毅就疑心同志中已有人做了敵人的偵探，把發難日期告訴給敵人了，所以敵人如此準備。他就竭力主張再改期。這時候



圖二 黃克強先生出發前絕筆書

還有陳炯明附和着。在旁有姚雨平，倒是堅持着二十九日，但他要求發槍五百枝，給選鋒和補助新軍之用，這也非一時所能辦到的。我們要曉得，在那時已到的槍械只不過七十多枝；顏料罐頭裏固然有一大批槍械藏着，但是不敢取出來用。

黃興看到各方的行動是如此，他氣憤到極點，非常

的痛心，慷慨的說道：

『吾已決定了，不願再延期了，吾在三月二十九日會獨自去拚死殺張鳴岐和李準，以謝海內外同志，以維革命黨信用。老實告訴各位，我此來決心犧牲，所以來到廣州這天，我已發出絕命書，留別同志。你們可速速解散，免罹於禍。』

這話說了，各人又有意見，正在竊竊地議論的辰光，從外面突然走進了兩個人，是喻培倫同林時爽。他們的神色舉動，都特別緊張，原來有一個湖南人，在廣東做巡官，是四川省同志，向喻報告，四五天以前，就有搜查戶口的信息，這在早晚就會實行了。喻林兩人說：現在不獨不能改期，而且要趕快發難才可以自救。

黃興聽了，就決定如期單獨實行，即刻集合三四十個人，預備專

攻督署，先把兩廣總督張鳴岐殺死，然後殺李準。隔日是二十八，姚雨平、陳炯明，卻來黃興住所報告，說是李準調來的防營，裏面可靠的哨官，十個倒有八個是同志。現在兵船泊在天字碼頭，就要乘機起事了，正在躍躍欲試呢。他倆說：

『防營三營，如果真個反正，那就不怕其他的防營不投降了。而且，還有新軍的大力做後盾，兩百多個巡警教練所的學生，也下了決心來幫助。有了這幾樁，什麼事儘可以幹了。』於是黃興就立即拍了密電到香港總部，仍然定二十九日發難。

當晚，胡漢民就接到電報，那上面載着：

『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

那就是教黨員們都向省城進發。

從香港到廣州的輪船，夜裏有一班，正在要開船，恰巧香港又到了兩百多枝槍，趙聲就主張率領一批同志進省，順勢把那槍械帶去上岸。要是被檢查到了，索性開槍對敵。胡漢民、譚人鳳等卻不贊同，深怕和省裏機關事前沒有接洽，反而要誤事。

但是黨員在香港的還有三百多人，多半是沒有留辮子，若是在二十九日搭早輪，祇有一艘，一則裝不了那許多的人，再則又容易引起人家注意，發生若干嫌疑。所以祇有再電請省城同志，展緩一日，深恐省裏的同志不明就裏，就推譚人鳳、林直勉等人，在二十九日的清晨，到省裏陳述原因。

趙聲、胡漢民二人，因為認識他們的人太多，沒有法子，只得打算在二十九的夜輪進省。已經定了早晨進省的人，精神非常興奮，全

體就沒有睏覺，一直等候到天明，後來船到了碼頭，就一擁而上，船裏擠得水洩不通，宋教仁、何天炯、呂天民、何堯夫、黃一歐以及福建、安南的同志，都在這隻輪船上，祇要抬頭一瞧，左右前後，那盡是黨員；這種情形下，無論是誰，沒有不高興起來，但又不敢聲張，大家惟有互相點頭會意罷了。

香港請展緩一天發難的電報，是在二十八晚的十時收到，陳炯明看了，隨即跑到始平書院，告訴胡毅，硬說是黃興已經允了他們改期到三十日，因而把院裏的槍彈收藏。胡毅聽了，就阻止選鋒進城。

然而黃興本人一些不知道，也沒有看到香港電報。等到譚人鳳從香港到了省城，同黃興陳說展緩的原因，黃興那時已在束裝，準備出發了。

他聽了譚人鳳的話，不答應，照常出發，不過人馬卻於臨時另行配置。三月初十那天的決定，本用十路進攻，但是各部都沒有照計劃辦妥，敵情又有變化，還有因為陳炯明等屢傳發難日期的更改，黨員有退出省城的，所以臨時分配：由黃興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引新軍同防營入省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領隊守大南門，十路進攻改成了四路。

其餘黨員分成兩部：一部是在蓮塘街吳公館裏，共有三十多人，盡是四川人同華僑。一部在小東營，共有一百三十多人，閩粵華僑同其他黨員都在這裏，因為人數多，又分成了兩小隊：一隊由林時爽帶領，一隊由何克夫帶領。分配既定，即時分發命令：全體黨員於二十九日上午，在小東營黃興住所集合。

黨員們一律用白巾纏在臂上，做發難的標記，吹螺角做信號，腳上着黑色樹膠鞋。並且預先將象牙印同黑鐵夜光錶給選鋒隊，做信守標幟，並準時集合。

發難的時間，是決定了在下午五點半。

一再改期，醞釀許久的驚人巨彈，爆發就在眼前了。

## 七 偉大的夜戰

大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即是公元一九一一年的四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這一日，天還沒有黑，黃興已把身後一切料理清楚，他是決定一死的了。晚鐘剛敲，林文、何克夫、劉梅卿幾個人就爭着吹信號——螺角——了。

嗚~~~~~悲壯的螺角聲響了。

他們好像是發狂似的，拚命地吹着，聲音不僅震動了小東營一條街，幾乎全省城都能聽到這悲壯而慘厲的信號。

跟着這信號的傳播，同志們風起雲湧，向前衝去，真個如萬馬奔騰，聲勢浩大！

黃興率領大隊，自小東營出發，奮勇向前，路上瞧到了擋路的警察，就毫不躊躇的揮刀殺了，浩浩蕩蕩殺奔兩廣總督衙門。既到督署，卻見衛隊密密地守着。

『各位弟兄們！我們是為民族求平等，為中國吐氣的。各位都是同胞，何必自相殘殺呢？請你們讓開吧！』黃興大聲對這些衛隊說。

但是他們執迷不悟，仍是荷槍實彈的把守着，看到黨人衝過來，

他們便舉槍待放。他們以爲這就可以嚇退了黨人，那知道這班準備着爲革命而流血的勇士，偏偏蜂擁迎上，首先就把衛隊的管帶金振邦殺了。接着，雙方開火。

子彈橫飛，門外的衛隊漸漸不支，黃興領着健兒，已經打進了二門。二門的衛兵和大堂的衛兵，躲在二門柱子裏邊，突然發出了一排槍，杜鳳書、黃鶴鳴被打死了。黃興看到，也就背靠一根大柱，瞄準猛擊！傷了幾個衛隊，其餘都膽怯而跑了。

趁着這機會，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人，衝向前去，分頭在四處搜尋張鳴岐和大小官吏，卻一個人都沒有了。原來事前張鳴岐早就聽到風聲，早已帶了吏目衛役，跨牆逃走。

張鳴岐逃走了，那真是可惱的事。黃興於是就想在督署裏放火，

藉此可以號召四方，但找了一會，找不到火種。後來把牀架堆積，引火焚燒。在火光熊熊中，他們就跑出督署。回頭看看，黑煙已冒出了屋頂。

他們出了督署，預備和接應的軍隊會合，卻一個也不見來。剛走了沒有多少路，就在東轅門看到前面來了一枝軍隊，燈籠上號着「李」字的，知道是李準的衛隊。

林時爽曾經聽趙聲說過，李準的部下，也有很多同志，他以為這枝衛隊中也有事前接洽的人在，他就搶步上前招呼：

『我們都是同胞，該同心協力來滅清呀！不用打！不用打！』

那知這一隊盡是清室的爪牙，林時爽話沒說完，已中了一槍，彈子射入腦殼，立即倒地而死。於是兩下接觸起來，成了混戰狀態。黃

興的左手也着了一槍，轟去兩指。

他一面向後退走，一面把帶領的人，臨時分配爲三小股：

第一股以徐維揚帶領花縣幾十個人出小北門，打算和新軍接應。

第二股以四川、福建同南洋同志，並通知蟄伏在蓮塘街吳公館的同志，迅卽出發，會攻督練公所。

第三股黃興率領了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炳輝、羅坤等十多人，預備轉戰出大南門，接應防營。

分配已畢，便三途進行。

黃興等走到雙門底，天色已經墨黑，彼此失了聯絡，各自爲戰。

先說朱執信，……提起朱執信，大家以爲他是文弱書生，誰知他會勇敢地衝鋒打仗。他在攻督署時，已是奮勇爭先，肩上着了一

彈。但他仍舊負傷隨黃興出發。到了雙門底，他和大隊失散了，獨自一人往來找尋同志，後來走到他的學生家裏，他的學生見他肩上傷勢不輕，才硬把他留住。

次說方聲洞等人，方聲洞和大家還在一塊，他手握快槍火把，衝在最先。途中碰到一隊防營兵。方聲洞從火光中看見他們臂上沒有白布，知道不是自己的軍隊，一言不發，舉槍就放；其時他身上已經受了傷，但是還忍着不顧，愈加勇猛對敵，敵人也不退讓，結果，防營兵的哨官溫帶雄被他擊斃，他自己也彈盡陣亡。

其實這一隊防營兵倒大半是同志，那哨官溫帶雄是同盟會會員，這時他預備去行刺李準，因為時機未到，臂號沒有套上，誰知雙方誤會，竟然自相殘殺，這是多麼可惜！但在黑夜之中，人心惶惶，彼此

又不認識，誤會是難免的。

方聲洞既然死了，其他同志還在和防營兵拚命：林尹民身中數十槍，鮮血淋漓，他大吼一聲，倒地而死！不久，劉元棟、陳文襄、林修明、李文楷、李晚……等等，相繼陣亡。

黃興且戰且走，等到回頭一看，才知道大隊已經失散，他右手疼痛非常，後面清兵追來，他就用肩撞開一家雜貨鋪子的店門，摸入店堂，左手持槍向店外清兵射擊，頓時打死了七八個清兵，其時清兵不敢再戰，紛紛退卻。黃興自己也已受了重傷，不能再戰，祇得睡在這小雜貨鋪子裏休息。

以上是第三股奮戰的情形。

在蓮塘街吳公館出發的一批黨人，那任務是會攻督練公所。他們

接到黃興的通知後，喻培倫、饒國樑、熊克武、余濟堂、但懋辛等，一齊出發。走到蓮塘街口，喻培倫眼見有防營擋住去路，他就單身衝上前去，手裏緊握炸彈，嚇得清兵個個都向後逃走。他那裏肯饒，拔步追逐，暗中不辨路徑，炸彈爆發，他碎身而死。其餘各人仍和防營兵混戰。

再說馬侶、劉梅卿兩人，率領四川、福建同志，別了黃興，來攻督練公所。走到蓮塘街，就碰到吳公館出發的一批人正和清兵酣戰，他們也就加入戰綫，一直打到夜裏九點鐘，終究爲了敵人太多，祇得隨戰隨走。沿途陣亡或是被捉的人很多。

以上是第二股奮戰的情形。

再說徐維揚率同花縣黨員，別了黃興，走出督署不遠，就遇到敵

人分頭來攻，他們也就分頭對抗。但是敵人高踞屋頂，居高臨下，亂轟一陣，伸手不見五指，他們找不到敵人站足的方向，以致不能抵敵，祇得向小北門退去。退到了高陽里口，又有大隊清兵在燈燭輝煌之下，來包圍他們。他們退入一家米店（這米店店號源盛），用米袋充作壁壘，與清兵作戰。抵抗到天明，子彈用盡，當場戰死和被捕的都不少。

以上是第一股奮戰的情形。

.....

前邊敘述的，單是黃興這一路。諸位看了，也許性急要問起另外的三路吧？

其實另外的三路都沒有來響應！

胡毅率領的一路，本來派定守大南門。那知他誤會又要延期，已將一百五十個東莞黨員臨時遣散。廿九晚上臨時想再度召集，城門已閉，毫無辦法。

陳炯明的一路，本來派定攻警察教練所的。到了正式發動後，他忽然不去攻警察教練所，聲稱去守大南門，實在呢，連大南門都沒有去守！

姚雨平這一路，因為子彈沒有，無法響應。

因，此四路兵力實際祇有黃興一路，以致勢孤力薄。等到第二天——三十一——早晨，胡漢民、趙聲同在香港的三百個黨員來到廣州，船剛靠岸，城門已由清兵嚴密防守，祇得懷着無限悲憤，重返香港。  
廣州城中奮戰的同志，始終孤立無援。

## 八 壯烈的犧牲



像遺民覺林烈士先

混戰一夜，李準認爲所謂「亂黨」，現在都一網打盡在他的手裏了。於是他就把拿住的黨人，分別訊供，那些最重的刑具，尋常都不用的，此時全放在堂前，排在左右的木架上。

第一是林覺民，由兩個捕快帶上公庭來，看他年紀只不過二十

黃花崗諸烈士

多歲，一個英俊的少年。手腳上帶着重笨的鐐銬，鐵索銀鐐，行走不便。他雖滿身受傷，但並沒有些微懼怕的表情。

『你是林覺民嗎？爲什麼幹這大逆不道的事呢？』李準開口問。因爲林覺民是一個很有名的名士，李準也知道。

『大逆不道嗎！』林覺民聽了叫了起來，面孔變成青白色，接着就慷慨的講：

『我們革命是解救同胞們的痛苦的！我們要爭取民族的自由平等，才來革命。反之，你們阻止我們，使得革命工作受了挫折，那才是大逆不道呢。……』

他越說，精神越加興奮。大聲疾呼的講下去：

『要曉得，革命黨黨員，是殺不淨的；革命的潮流，是防止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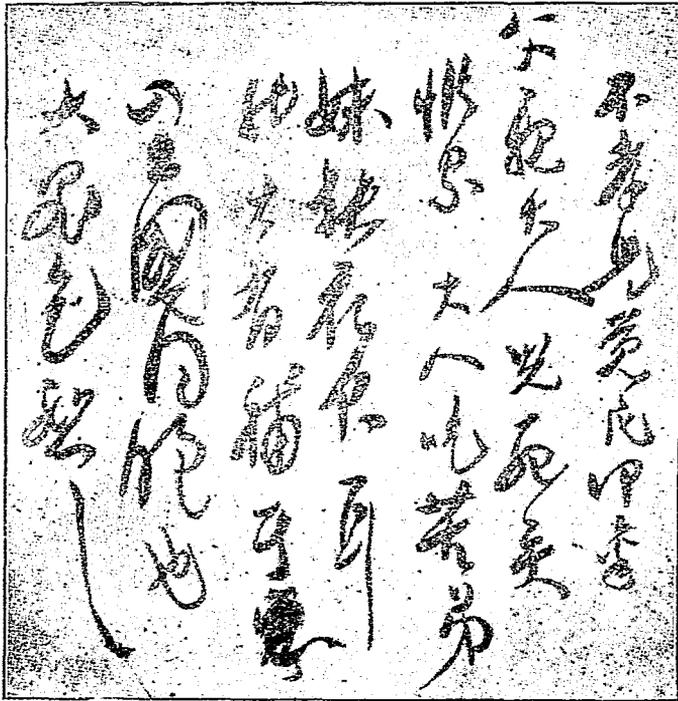
的。今日我們雖然失敗，可是全國的同胞，還是要再接再厲的起來革命的！』

這番話聽得李準們個個目瞪口呆，回不出一句什麼來。一面固然非常氣惱，一面卻又看到他倒是一個有志青年，不免有些憐惜之心，就叫捕快解開他的鐐鎖，叫他坐在堂上，寫述口供。

他一接到了紙筆，也不加思索，信筆直書，洋洋灑灑，立刻成了兩張。有時心中悲憤到極點，祇擱了一下筆，舉手捶胸罷了。

供狀寫完，就把他關入大牢。

後來據說關在牢裏幾天，一瓢水都沒有喝。到了那天處死刑的時候，也沒有改變神色，舉動仍然同尋常一樣。這種獻身於革命的大決心，以及臨死不苟的壯士態度，真是不可多得呀！在獄中，他還寫了



圖四 先烈林覺民絕筆書之一

四六

幾封訣別父母和愛妻的絕命書。

其次訊到宋玉琳，他是趙聲的代表，爲人俊爽廉介。問官剛問了他的姓名，他就自動地報告了革命黨爲什麼主張即時發難的理由。

他滔滔地講了

好一會，旁聽的人沒有不表同情的。結果也是被殺了。

以後是輪到龐雄上堂受訊，他就直言不諱：

『我乃革命黨裏書記。』

李準又問他同黨有多少人，什麼人約同舉事的？他卻冷笑了一下說：

『哼！要問黨人嗎？全國都是的。說到我參加革命，那是由我的信仰，如果有了信仰，自然就去幹，徐錫麟、溫生才都是呀，沒有什麼叫約與不約。……怎麼說全國都是黨人呢？就是譬如你，』他一手指着那帶花翎的李準，用着奚落的神情再說下去：

『你，以及張鳴岐這一流，不過利祿熏心，甘心做清朝的奴隸牛馬，假如換了一個環境，你也是老百姓，你也受了清朝的虐待，你能

保着不做革命黨嗎？」

每句話，說得入情入理，有聲有色。李準看到這種才貌，不禁替他嘆惜了一聲，那知他又笑道：

「這祇要盡了責任，去救同胞，若問成敗，那又是一件事。誰沒有死？誰不死？那要嘆惜做什麼！」

陳可鈞是一位白面書生，被執的時候，清吏就譏笑他，爲什麼幹這「自暴自棄」的事，他一聽到自然是非常憤怒。後來走上公庭，也沒有等待問官說話，他便開口先罵：

「你們這般狼心狗肺的人，身上的血液已經冷透了，懂得什麼？」

李準瞧着這麼倔強的人，也不去和他嚙嚙，祇拍案叫他退下，再來訊問另一個了。

這時候 由兩個捕快，帶了饒輔廷上來，李準問了許多話，他卻沒有一句真實的回答，總是含含糊糊，指東劃西。李準也無法可施，接連訊了兩三次，刑罰都用那最慘的。你道他會吐實嗎？仍然同先前的一樣態度，末了，還教訓了李準們一頓，才去就義。

同樣受重刑的，還有程良。當他走上公庭，就大罵一聲：

『我跟清廷的奴隸沒有話說。』

以後呢，再任你問他什麼，都閉着嘴不答，無論你加了他怎麼樣的刑罰，也訊問不出什麼來。這件事在當時，很多人知道，都呼他叫做「啞黨人」。「啞黨人」，也是就義了，同着別人一樣。

訊到最後，是李雁南，李準問他參加革命的情形，他就毫不遲疑地直說他生平的宗旨，態度十分激昂。並且嘆道：

『所恨的，是我的身體，在這次的發難中，已經受了兩處傷，那也不能參加作戰了！』說時極度的悲憤，兩手撫着創痕。

『不過，』他又接着沉痛地說：『自今以往，如果清朝不推翻，沒有多少年，中國必亡國，那時雖生又有何益呢？』

話剛說完，他就要求快一點處死。李準隨即叫了警兵，拿槍打死了他。

在臨刑的時候，有個監斬吏看到了李德山，替他嘆惜，說他「輕生」。他聽到了「輕生」兩字，那裏忍得住，隨即勃然大怒，罵道：『咱們大丈夫，爲國捐軀，這是最正大的事，怎麼叫輕生！說我不能求富貴嗎，只不過不能同你們一樣去「認賊作父」罷了，你這沒廉恥的奴才呀！』

還有羅仲霍，在臨刑以前，他還在南海縣署裏，剴切的講說革命宗旨，慷慨激昂。看到死像是沒有什麼事。其餘如石經武、李文甫、陳興榮、周增、羅坤等烈士，都同樣的從容就義了。

最是奇怪的，劉鋒在殺場上，他不肯跪，直到被殺後，依然僵立着不倒。……

他們不怕死，「殺身成仁」，乃是他們的志願！

## 九 陳英士虎口救同志

這一次發難，要問黨人究竟死了多少呢？正因事前各不相告，所以事後一時很難得到確數。

然而當時廣州城內，幾乎到處是死尸，到處是鮮血。這許多死尸

中雖然有不少被黨人殺死的滿清官吏和兵士，但官吏和兵士的死尸，在第二天已有人收殮，祇有革命戰士的尸身還陳列在各處。

兇狠的李準痛恨黨人，他命令下屬，把戰死的黨人以及用刑正法的黨人，所有的尸身，任憑拋露在街上，讓雨淋日曬，讓野狗拖食。這些尸身，或者沒有頭的，或者沒有手沒有腳的，或者身上有許多槍洞，或者滿身是傷痕，……：……：任何人看了都要傷心流淚！

天也好像替這些爲國捐軀的烈士哀悼，所以黑雲四佈，燠熱異常！整個廣州城，陷入悲慘的景象裏！

直到四月初三日，各處的尸身已漸漸腐爛，發出陣陣臭氣，李準這傢伙，才寫信給善堂，叫他們設法掩埋。等到善堂中人把尸身掩埋後，清兵用水將各處的血迹沖洗。——這一幕偉大的犧牲，表面上似

乎沒有痕迹；事實上可不然，烈士們的血痕，已經深印在全國同胞的腦際，烈士們的尸身，已經建築起中華民國的基礎。隔不了半年，武昌起義，清政府終給後死的革命黨人推翻。

革命黨人是殺不完的！

就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李準雖然殺了這麼多的黨人，然而當時逃出廣州城的黨人也不少；但是他們能夠逃出廣州城，可全虧陳英士先生。

原來在二十九日晚上，一度劇戰以後，李準立刻下令：

一，不准外來船隻搭客登岸；

二，沒有辮子的，不管是不是黨人，捉住就殺。

因此，城內的黨人祇得躲藏起來，不敢出城，雖然也有少數人改裝逃

走，譬如：

黃興先生，他那夜帶傷在小雜貨鋪裏休息了一夜，第二天，神志稍清，便匆匆改扮了一個鄉下人模樣，出後門悄悄溜出南門。到了四月初二日才啓程往香港。

朱執信先生，他那夜給他一個學生留住着不放，傲倖沒有犧牲，隔一天，他改裝逃出城門。

另外祇有熊克武、王以通等幾個人自己化裝脫險。大部份的黨人卻潛伏在城裏無法出走。李準還預備逐家搜查，他要把潛伏的黨人殺得乾乾淨淨，因此各個黨員非常驚慌。幸得陳英士先生得了消息，自香港趕到廣州，冒稱新聞記者，去會見督練總辦吳永錫，吳永錫把陳先生介紹給李準等見面，陳先生對李準說：『革命黨不能多殺，多殺』

了，他們來報仇時，就不得了了！」李準信以爲真，才把防務稍寬。陳英士先生立刻通知蟄伏的同志，又送他們許多川資，叫他們快逃。等到李準識破陳先生的計劃，下令緝捕時，陳先生和千餘同志早已脫離虎口了。

## 一〇 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前面說過李準寫信給善堂，要他們掩埋烈士們的尸身。當時這消息傳出後，就有一位黨員姓潘名達，立刻到善堂去拜會善堂董事。

『貴堂預備把這些尸身埋葬在那裏？』潘問。

善堂董事道：『預備埋葬在臭岡。』

臭岡是廣州城內一個義塚，凡是強盜等犯人殺了頭，官廳就在臭

岡掘一個泥坑，把尸身丟入，所以臭氣沖天，名爲臭岡。潘達微聽到這話，大喫一驚，便道：

『爲什麼要埋葬在臭岡呢？』

『這是官廳的命令，我們不敢違抗；況且向來犯人的尸身都掩埋在那裏的。』

『但是這次的犯人可不和強盜一般呀，他們是爲國家民族而犧牲的義士呢！』潘達微流淚哀懇。

善堂董事受了感動，沉吟一會，說道：『好！我們設法每人施一棺木吧！』

後來，潘達微又哀求了多時，善堂董事商量的結果，才又允許不葬在臭岡，另揀一塊地，地名紅花崗，在廣州城外白雲山腳下，作爲

烈士們的葬地。潘達微才拜謝回家。

當天，善堂差人將各處尸身，都堆積在諮議局前空地上。

第二天，潘達微不待天明，就到諮議局前，卻見許多件作正在分尸。原來滿清官吏捉到黨人，就用鐵索將許多人拴住，行刑之後，頭雖然已經沒有，身體卻還拴在一條鐵索上。這時件作們趕走野狗，用鐵錘敲去鐵索，將這些無頭斷肢開膛破腹的烈士們的尸身，一塊塊地投入棺木。

臭氣薰天，蛆蟲爬着。

潘達微見這些棺木都是一些薄板釘成，他不覺大哭！這時善堂的董事也已來了，問他哭的原因，他說：『義士爲國家犧牲，臨終如此悲慘，那能不哭！』

善堂董事也大發慈悲，自掏腰包，另買比較好的棺木，才一具具的釘好，一具具抬向紅花崗。天下着濛濛細雨，沿路見到這慘況的人民也暗中飲泣。等到七十多具棺木埋完，天已黑了。



圖五 廣州城內革命先烈紀念碑（此碑在廣東省府前，其地即當年兩廣總督大門前。）

第二天有人在報上記載這消息，但措詞對潘達微不滿，潘達微便把埋葬烈士的經過寫了一篇文章，投到各報，題目是：

「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因為紅花崗的「紅」字不悲壯，所以改稱黃花崗）

從此以後，黃花崗上烈士的英名，便和中華民國同垂不朽了。至於烈士們的姓名，請看下表吧：

###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姓名表

姓名	字	號	籍貫	出身	身	殉難時年齡	殉難經過
方聲洞	子明		福建侯官	日本留學生，初學陸軍，後習	二十六歲	攻督署，轉戰出大南門，至雙門底，與清兵	

黃花崗諸烈士

林覺民	意洞	飛	福建閩縣	醫。	日本留學生，學	二十五歲	劇戰，死於亂槍下。
林尹民	靖菴	同	同上	文。	哲學，精英德	二十五歲	攻督署，出遇防營，被
林文	廣塵	福建侯官	軍事。	日本留學生，學	數學。	二十五歲	捕，審訊時演說革命，
羅仲登	(名堅)	則君	廣東惠陽	教職。	家貧，在南洋任	三十歲	後數日遇害。
饒輔廷	可權	廣東嘉應	上海中國公學畢	機關破，被捕，受慘	職。	三十一歲	死。
					隨黃興首先攻督署，殺		巡警衛隊，中彈死。
					攻督署，傷左足，誤入		旗人街，被執，罵賊不
					屈死。		

喻培倫	靈紀	(卽今樅縣)	業。	四川內江	日本留學生，千葉醫校習醫。	二十六歲	刑，始終不屈遇害。
馮超驥	(初名敏) (字雨蒼)	福建侯官	南洋水師學堂，又習砲術。	三十二歲	戰至東轅門，受創十餘處，中彈死。		
陳可鈞	希吾	同上	留學日本正則學校習英德文。	二十四歲	攻督署，後被擒，慷慨罵賊，被害。		
陳更新	鑄三	同上	日本留學生，習體育。	三十二歲	隨黃興攻督署，出至華甯里，力盡被逮。審訊時，言詞慷慨，賊爲動容，後被殺。		
朱玉琳	健侯	安徽懷遠	始任營幕書記。	三十二歲	與陳更新烈士同。		

黃花崗諸烈士

劉元棟 (名鍾翠)

福建閩縣

二十七歲

攻督署，受創死。

劉銓 肩 宇

(一名六符)

福建連江

二十五歲

攻督署，被捕，越三日死。

程 良

安徽懷遠

陸軍小學畢業。

攻督署，轉戰至華甯里被捕，訊問時，始終不語，遇害。

陳與藥 瘡 心

福建閩縣

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習法律。

二十四歲

攻督署，受傷死。

余東雄

廣東南海

中學畢業。

十八歲

攻督署，手斃衛隊多人，反身出戰至轅門，

郭繼枚	繼妹	廣東增城	十九歲	攻督署，至大南門，彈盡被害。	受傷死。
石德寬	景吾敬五	安徽壽縣	留學日本學警監。	二十六歲	留守二牌樓機關，憑牆升屋，抗戰而死。
黃鶴鳴		廣東南海	工人		始任造炸彈及輸運，後與同志攻督署，戰死於督署大堂。
李晚	晚君	廣東雲浮	農人	三十八歲	攻督署戰死。
李炳輝	(又名祖奎)	廣東高要	初為基督教徒。	二十餘歲	同上。
陳文褒		廣東大埔	商人	三十許	同上。
德國樑	少峯	四川大足	陸軍速成學校畢		攻督署，後轉戰至大北

黃花崗諸烈士

李文甫 (原名熾)	廣東東莞	報館經理
李德山 澤一	廣東羅城	曾為民團管帶。
龐雄 魁漢	廣東吳川	
李雁南 (原名羣)	廣東開平	商
林修明 然昭	廣東焦嶺	教員

業。

二十一歲

六四

門，被捕遇害。

攻督署傷足，在北校場被捕遇害。

攻督署，轉戰至次日，在小北門高陽里被捕遇害。

攻督署，次日被捕遇害。

攻督署，在二門中彈，下一日，在觀音山脚六十四號機關被捕遇害。

攻督署，中彈死。

李文楷 (原名芬)	周增能益	羅坤	陳潮	杜鳳書	徐培添	徐進培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黃花崗諸烈士

廣東清遠 印刷工人	廣東南海 農	廣東南海 工	廣東花縣	同
廣東嘉應 (即緣縣)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廣東花縣	同
農	農	工	農	農

三十四歲

與清軍巷戰死。  
 守三眼井機關，及機關  
 破，抗戰被捕遇害。  
 攻督署，被捕遇害。  
 守始平書院機關，後機  
 關破，擲彈擊敵，被炸  
 死。  
 攻督署戰死。  
 攻督署，轉戰至小北門  
 高陽里源盛米店，衆寡  
 不敵，死於店內。  
 攻督署，死於二堂。

徐廣滔	徐臨端	徐禮明	曾日全	江繼復	徐燿成	徐日培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同上。  
攻督署，戰死於通道。  
攻督署，戰死於督署階前。  
攻督署，戰死於督署照壁前。  
攻督署，轉戰至蓮塘街陣亡。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同上。

徐容九

徐滿凌

徐茂燦

徐佩旒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攻督署，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身受重傷而死。

攻督署，轉戰至高陽里，被捕遇害。

攻督署，轉戰至二牌樓萃慶里，身中數彈陣亡。

攻督署，轉戰至二牌樓等處，身受重傷，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旋就義。



魏金龍	陳清疇	陳發炎	羅乃琳	林西惠	韋統鈴	韋統淮	韋樹模	章榮初	林盛初
			萬霖		香泉	義廷	煥初		
同	同	同	同	同	廣西平南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三十一歲	三十一歲	三十一歲	三十二歲	二十七歲	攻督署戰死。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攻督署，巷戰陣亡。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遇馬巡，力戰被捕遇害。		

黃花園諸烈士

陳春	馬侶	秦炳	周華	游壽	勞培	張學齡	徐國泰	華金元
----	----	----	----	----	----	-----	-----	-----

晒西

廣東南海	廣東番禺	四川廣安	廣東南海	同上	廣東開平	廣東興寧	江蘇邳縣
------	------	------	------	----	------	------	------

軍官

二十二歲

攻督署，肩中一彈，不能持槍，後被捕遇害。	攻督署，轉戰至小北門小石街陣亡。	戰死。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攻督署，轉戰至雙門底受重傷，被捕遇害。	攻督署，轉戰至雙門底
----------------------	------------------	-----	-----	-----	-----	-----	---------------------	------------

阮德三

陳甫仁

嚴確廷

陣亡。

同上。

担任運械，在澳頭破

捕，入獄後大呼同胞，

全獄騷動，被殺。

担任運械，在澳頭被捕

遇害。

廣東惠州

以上自方聲洞至張學齡共七十二人，早經查明，故已列名黃花崗烈士墓碑，以後自徐國泰至嚴確廷等五人，係後來查出，故未列名墓碑。

## 詞彙索引

### 1 中法戰爭

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即公曆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法國侵略中國安南，中法開戰，中國並不失敗，但清政府昏憤，翌年與法國議和，割讓安南與法。

### 2 中日戰爭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即公曆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國和日本因為朝鮮問題開戰，中國大敗，割朝鮮與日。

### 3 新軍之役

民國紀元前二年，即公曆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庚戌），正月初一日，廣州新軍發難，受孫中山先生領導，反抗清廷，結果失敗（此為孫先生革命運動第九次失敗）。

### 4 中原

河南古稱中原。

5 出境令

清季孫中山先生努力革命，清政府非常懼恨，照會各國政府，下令孫中山先生出境。

6 至公堂

至公堂是一種富於民族思想的特種組織，華僑加入者甚衆。

7 入口稅

貨物從外國運到本國，入口時，海關要抽稅，名爲入口稅。

8 溫生才

溫生才，字練生，廣東嘉應州（即今梅縣）人，家貧，曾做小販。在南洋遇見孫中山先生，信仰革命。辛亥年回國，刺殺孚琦，被捕遇害。

9 陳炯明背叛孫先生

陳炯明本是國民黨黨員。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討伐北洋軍閥，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

統，任陳炯明爲陸軍總長兼內務總長，陳受北洋軍閥收買，竟背叛孫先生。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希圖致孫先生於死地，結果陳炯明的實力，終於給國民黨滅了。



82

4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正中少年故事集

第二集  
之三

黃花岡諸烈士

實價國幣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著 者  
主 編 者  
校 訂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吳

陳葉

楚立

吳

澍

南京河北路本局

正

中

南京河北路電家巷口

正

中

上海

書

局

原 儉 夫 中 常

(363—2/1)